**《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自序**

（p.a1-p.a4）

上圓下波法師指導

釋持然 敬編

2013/09/06

**壹、出書的先後**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是《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以後的一部。

**貳、寫作的動機**

為什麼要寫這一部？

**（壹）「巴利聖典為佛教原始聖典說」的傳說**

近代佛教開展聲中，有「巴利聖典為佛教原始聖典說」興起。[[1]](#footnote-1)這雖只是基於傳說的，[[2]](#footnote-2)代表赤銅鍱部[[3]](#footnote-3)（Tamra-śātīyāḥ）的主觀願望，然對其他部派，大乘佛教，都可能引起誤解。

這一傳說，現在雖早已不為學界所接受，但以近代的佛教研究，特別是印度佛教，原始佛教的研究，受西方學者的影響，重視巴利語（Pale），或者看作原始佛教的唯一用語。這對於華文翻譯的經律，自然的不予重視；對大乘佛教，也不免有多少影響。

**（貳）正確理解聖典集成的實際情形，肯定一切聖典在佛法中的意趣與價值**

對於這個問題，我以為：佛教聖典成立的實際情形，應有合理的正確認識。惟有能理解聖典集成的實際情形，才能理解巴利聖典及與之相當的華文聖典的真正意義。對「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4]](#footnote-4)的聖典，才能給予肯定，肯定其在佛法中的意趣與價值。這樣，我決定寫這一部。

**參、基本的觀念**

**（壹）依佛教固有傳說為依據，而作經律集成過程的研究**

寫這部書的基本觀念，首先是，依佛教固有的傳說為依據，從固有傳說的啟發中，而作經律集成過程的研究。

我確信，華文聖典──代表不同部派的經律，比之巴利聖典（屬於一派）的單一性，應有更多的比較價值。所以從種種華文經律與巴利聖典的比較，以窺見[[5]](#footnote-5)其次第發展的過程（p.a2）。

**（貳）結集的研究**

**一、經律是由結集所成的**

經律是結集所成的。

**（一）結集是等誦、共同審定及有部類與次第組織**

結集是等誦，是共同審定，是有部類與次第組織的。

所以結集的研究，著重於部類的、組織的研究；從延續的、開展的過程中，理解經律部類的逐漸完成。

**（二）公認的結集與非公認的結集**

結集有原始的（第一）結集，再（第二）結集，公認的結集與公認的聖典，是相關的、同時的。

佛教還有不斷的（第三，第四等）結集，不是佛教界所公認的，也與部派間獨有的部類相關。

**二、結集應該著眼於組織（結構）的、主體的**

結集是這樣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進行，聖典部類的集成，也當然有其先後。說到先後，提出了材料與結構，主體與附屬，內容與形式的不一致性。決不能據附屬的，形式的部分，片面的論斷為古形新形。論結集，應該著眼於組織（結構）的、主體的。

**肆、研究經律集成所得的結論：法與律，原始結集是「修多羅」為主體，「祇夜」為附屬**

研究經律集成所得的結論，是這樣：

法（經）與律，原始結集是分別結集的，卻同樣的以「修多羅」（散文）為主體，稱為「相應」；附以偈頌的「祇夜」，名為「雜」。

**（壹）律部**

**一、第一結集**

律部方面，波羅提木叉（五部──八部，即《戒經》）[[6]](#footnote-6)為修多羅，附以「法隨順偈」（雜頌）。

**二、第二結集**

**（一）波羅提木叉的分別**

到第二結集時，波羅提木叉的分別，解說，是「記說」。

**（二）祇夜漸獨立為「雜誦」**

「祇夜」部分，漸獨立為「雜誦」（摩得勒伽）。

依「雜誦」而類集為「七法」、「八法」，或「大品、小品」，成為犍度部，[[7]](#footnote-7)那是以後的事，上座部律師的業績。

**（貳）經部（法）**

經部（法）方面：

**一、第一結集**

**（一）修多羅、祇夜與記說綜合成根本的「相應教」**

原始結集的，是修多羅（相應）四大部，祇夜（雜）八部。[[8]](#footnote-8)

接著，有「弟子所說」，「如來所說」──「記說」。

「修多羅」，「祇夜」，「記說」，這三部分的綜合，成為根本的「相應教」。

**（二）伽陀、優陀那、本事、本生、方廣及希法的先後集成**

與「記說」同時，不屬於（相應教的）祇夜的偈頌，如「伽陀（p.a3）」，「優陀那」，都成立了。

「本事」，「本生」，「方廣」，「希法」，也先後集成。

**二、第二結集**

**（一）以「修多羅相應」為取捨的最高準繩**

到了再結集的時代，以「修多羅相應」為取捨的最高準繩，綜合傳誦於佛教界的聖教，共同審定而再為結集。

**（二）四部、四阿含的成立**

本著「弟子所說」的意趣，集為「**中部**」；

本著「祇夜」的意趣，集為「**長部**」；

本著「如來所說」的意趣，而集為「**增一部**」；

固有的相應教，稱為「**相應部**」。

**（三）小結**

四部、四阿含的成立，是再結集的時代，部派還沒有分化的時代。

**伍、經研究而得的認識**

**（壹）從佛的三業（身語意）大用而表達出來的佛法，是早於結集就存在**

經研究而得的合理認識，佛法不只是佛所說的。

從佛的三業（身語意）大用而表達出來的佛法，是早於結集就存在的。

原始的佛教聖典，是以佛陀的三業德用為本源；以僧伽為中心，統攝七眾弟子，推動覺化的救世大業。經弟子的領會，實行，用定形的文句表達出來，經當時大會的審定，確定為佛法，聖典。

**（貳）結集是共同審定出來的聖典，代表了當時佛教界公認的佛法**

**一、部派分化之前的結集**

結集──共同審定出來的聖典，代表了當時佛教界公認的佛法。

一般所說的原始聖典，也是經長期的一再結集而成，巴利聖典也沒有例外。這只是部派未分以前的（現有各派的聖典，都增入部派所改編的，或自部特有的部分），為一切部派所公認的，而並不是聖典的一切。

**二、部派分化之後的結集**

因為部派分化後，不同部派，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佛教開展中，從佛弟子（也有在家的）心中──經內心體證，而適應當時當地，集成定形文句而傳誦於佛教界，到處都是，代表了這一部派，這一地區，這一時代所公認的佛法。

**三、小結：佛法在流傳中，一直不斷的集成聖典，一切都是適應眾生的佛法**

佛教聖典，從原始結集以來，一直就是這樣的。

所以佛教聖典，不應該有真偽問題，而只是了義不了義，方便與真實的問題。說得更分明些（p.a4），那就是隨（世間）好樂，隨時宜，隨對治，隨勝義的問題。

所以最後說：「佛法在流傳中，一直不斷的集成聖典，一切都是適應眾生的佛法」[[9]](#footnote-9)。

**陸、致謝**

本書在去年底脫稿。得到慧琦、慧瑛、性瑩、慧潤諸師的發心校對，才能順利的出版。

近三年來，有香港陳道厚、周美珍，台灣林榮飛、楊孫明華諸居士的樂施刊印費。在本書出版前夕，謹祝生者福慧增勝，亡則往生光明的樂土！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印順序。

**圖表補充**

1、《印度佛教思想史》p.46：

（西山部）

（東山部）

制多部

大眾部

犢子部

（上座）分別說部

上座部

化地部

法藏部

飲光部

赤銅鍱部

法上部

賢冑部

正量部

密林山部

上座（說一切有部）

說一切有部

說 轉 部

**第一階段分化 第二階段分化 第三階段分化 第四階段分化**

**B.C.300年前後 B.C.270年前後 B.C.230年前後 B.C.100年前後**

一說部

說大空（方廣）部

說假部

多聞部

雞胤部

（說出世部）

2、《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338-p.339：

一說部（Ekavyāvahārika）

大眾部 多聞部（Bahuśrutīya）

（Mahāsāṃghika）

牛住部（Gokulika） 說假部（Prajñaptivādin）

制多部（Caitika）

化地部

（Mahīśāsaka）

法藏部

（Dharmaguptaka）

說一切有部 分別說部 銅鍱部

（Sarvāstivādin）（Vibhajyavādin） （Tāmraśāṭīya）

飲光部

（Kāśyapīya）

說轉部（Saṃkrāntivādin）

法上部（Dharmottarīya）

先上座部 大山部

（Pūrvasthavira） （Mahāgirika） 賢胄部（Bhadrayārīya）

上座部

（Sthavira） 犢子部

（Vāsiputrīya）

正量部 六城部

（saṃmatīya） （Ṣaṇṇagarika）

雪山部（Haimavata）

1. （1）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160-p.161：

   近來的一分學者，推重錫蘭所傳的巴利文聖典。錫蘭的佛教說：這是釋尊使用的摩竭陀語；巴利語聖典，是王舍城五百結集的原典。以語文的古老，證實他們的三藏，是古老的、正統的佛說。與他們不同的，即使是阿含與廣律，也被看作後起的、改寫的。如這不過為了宣傳的目的，那麼讓賣糖人去說他的糖甜吧！如作為事實，作為是否佛說的標準，那是違反佛陀精神的，不能不表示反對。

   （2）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五冊》，p.33-p.34：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我參考了日文的，宇井伯壽、平川彰、前田惠學的部分作品。覺得「自從西方學者重視巴利聖典以來，日本學者受到深刻的影響」。「不自覺的投入了，非研究巴利語，不足以理解原始佛教的窠臼」。「應該……走著自己的道路，來作原始佛教聖典史的研究」。所以，首先討論了「有關結集的種種問題」。 [↑](#footnote-ref-1)
2. 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161-p.162：

   錫蘭的佛教，從大陸來，起初是並不專為巴利語的。照錫蘭佛教徒自己的傳說：由於大寺派與無畏山寺派相諍，大寺派始以巴利語寫定三藏，這是西元前一世紀的事。他們的想像，以為巴利語聖典，都由摩哂陀傳來。不知即使摩哂陀使用巴利語弘法，在當時口口相傳的狀況中，三藏的南傳，決不會出於一人的口授。其後，也還有非巴利語的；西元四、五世紀間的覺音，始一律的改寫為巴利語。這在當時，仍舊是大寺派的，而不是錫蘭佛教全體如此。我們相信，巴利語為古代的方言之一；然以巴利語寫定三藏，在錫蘭也不算是太古了！我們如不打算效法神教徒，不希望宗教獲得語文的特別支持（如婆羅門教以吠陀語為神的語言等），那麼語文不過是載道的工具而已。印度佛教語文的複雜性，與佛法語文化的種種問題，是值得巴利語佛教者反省的！ [↑](#footnote-ref-2)
3. 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411：

   赤銅鍱為錫蘭（Siṁhala）的某一地名，也就以此泛稱錫蘭全島。赤銅鍱部，就是現在流行於錫蘭，又分流東南亞各國的佛教──南傳佛教。「有分識」的特殊教義，是銅鍱部，也是上座部，分別說部。這三個名字，含義並不相。但錫蘭──銅鍱部者，確是自稱為上座、分別說的南傳佛教，自稱上座部，或分別說部。其實是上座部分出的分別說部，從分別說部所分出的。 [↑](#footnote-ref-3)
4. （1）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441：

   「秘密大乘佛法」，是晚期印度佛教的主流（「大乘佛法」附屬而行）。創發，宏傳，盛行於印度東方，達八百年（西元500-1200）。

   （2）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2章、第3節，p.878-p.879。 [↑](#footnote-ref-4)
5. 窺見：2.看破；覺察。（《漢語大詞典》（八），p.476） [↑](#footnote-ref-5)
6. 請參見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3章，第2節，p.147。 [↑](#footnote-ref-6)
7. 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五冊》，p.34：

   關於毘奈耶──「律」的集成，確定依摩得勒伽（本母），然後次第組成犍度部。在漢譯「律」典中，摩得勒伽是大眾系，分別說系，說一切有系──三大系所共傳的。巴利藏中沒有「律」的本母，就不可能明了犍度部組成史的歷程。 [↑](#footnote-ref-7)
8. （1）印順導師著，《雜阿含經論會編（上）》，p.b52：

   「五陰」，「六入處」，「雜因」，「道品」──四誦，是「修多羅」；「八眾誦」是「祇夜」，總為五誦（五品）。

   （2）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五冊》，p.34-p.35：

   蘊、處、因緣、聖道，一類一類的分別集成，名為「相應」修多羅，相應就是「雜」。上四誦是「修多羅」，再加「祇夜」的八眾誦，就是《雜阿含經》與「相應部」的組織初型。 [↑](#footnote-ref-8)
9.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12章，第3節，p.879。 [↑](#footnote-ref-9)